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小德张——皇后的主心骨

上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田仲三

封面设计:俸禄

小德张——皇后的主心骨

Xiaodezhang —— Huanghou · De Zhuxingu

宋益三 微如树强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20 字数 280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3-X/987

定价 46.00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张兰德深受慈禧恩宠，赐名“小德张”，靠大智大勇当上大总管，用花言巧语，恫吓威胁，挟制隆裕皇后，与皇后明为主仆暗为娼，仗势力制服摄政王载沣，控制总理大臣奕劻，讲赚袁世凯，成为大清朝一言九鼎的赫赫人物。

清帝溥仪逊位，小德张隐居天津，虽然富贵有余，终因无聊，了却余生。

遭白眼亲人话皇差

好似破船过海，
理应一体同心。
一家人害一家人，
波浪掀天胡混。
壮的先推下水，
巧的岂得长存。
连船毕竟海中沉，
还是自家倒运。

几句《西江月》道罢，引出一段故事来。话说庚子那年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清军抵敌不住，慈禧太后只好携了光绪皇帝逃往西安，不觉已近一年。幸亏庆亲王奕劻和卖国能臣李鸿章，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多次议和，听过多少冷言冷语，看过多少

铁青的脸面，陪过多少个小心，和议方才告成，共计一十二款。只要能把洋人哄出北京，割地赔款丢脸面，慈禧太后是不计较这些的。

慈禧太后终于又携了光绪帝自西安返京，经过这场战乱，慈禧太后的金银珠宝损失了很多。据李莲英给她估算，约值一千八百多万两银子。从西安回京的路上，李莲英虽然又给她搜刮了一些，但得的总不如丢的多。从此，她悟出了一个理来，人生百年，恰似白驹过隙，还是及早行乐的好，因而她除了与太妃、宫女们摸纸牌、押宝、掷骰子以外，就是看戏，尤其喜爱京剧，每逢良辰吉日，或心情消闲之时，就会传降谕旨，不是召集外边戏班，便是召集御用的戏班——南府戏班。

这时，京剧已发展到高峰时期，像谭鑫培、余叔岩、王瑶卿、杨小楼、侯喜瑞、钱金福、马连良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肖长华等京剧艺人，都是响当当的名角。

此外，慈禧还让李莲英组织了一个御用戏班，名叫“升平署”，也叫“南府戏班”。演员全由太监担任，并邀请京剧名家入宫当教习。慈禧组织这个

戏班子有两个意思：一是她看起来方便；二是他想要她的御用戏班和外边的戏班子开展对抗，以显示皇太后的此举就是高人一等。

这个宫中戏班，选拔了一批容貌秀丽，身材苗条的小太监，经过训练，培养出一批唱、做、念、打，身怀绝技的太监戏子，很讨慈禧的欢心。有时候，慈禧高兴起来，她就让宫里的太监戏子和在外边受召而来的名班名角，同台演出，以此取乐。而这些太监戏子，一是怕慈禧的责罚；二是为了得到慈禧的奖赏，讨好慈禧，不敢不卖力气。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了较为深厚的功底，足以和外边那些名角抗衡。因此上台演出的这些太监戏子，大都能给慈禧露脸，不负慈禧的厚望，水平并不比名角差。

由于慈禧喜欢听戏，她也懂戏，哪一点错了，他也听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有时她还扮戏，不过不让一般人看也就是了。据说有一次慈禧和李莲英串演《钓金鱼》，慈禧扮老旦，李莲英扮张义，在老旦唱“叫张义，我的儿”的时候，用手拍着李莲英，李莲英连连点头，看到的人都不敢笑，怕惹恼慈禧或者李莲英。

正由于慈禧喜欢看戏，所以演戏演得好的太监，常常受到重赏和提拔。一些知道内情的太监，只要自己年纪不过大、身体条件好的，都想往南府戏班子里钻，借此机会寻找升迁向上爬的路子。因为一旦上台演戏，只要慈禧看着好，马上就问叫什么名字，说不定从此就会在御前当差。

不怪太监们这么想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有一天，唱武生戏《岳家庄》，扮演岳云的武生，唱、做、念、打，样样干净利索，引起了慈禧的极大兴趣，便向站在身边的李莲英问道：

“我说小李子，扮岳云的这个奴才是谁？怎么我没见过！”

“回老佛爷，这个奴才，原名张恒太，入宫后改名张兰德，字祥斋，他曾有个乳名，因为犯了讳改了，是直隶省静海县唐官屯人，他15岁入宫，不久便到了戏班，唱戏已经3年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把张兰德的身世交待几句，这个张兰德的家庭，过去还是比较好过的，他祖父张万财是一个古董商，在北京开着古董店，在静海县可以说是颇有名气。张万财死后，张祥斋之父张

泰安、叔父张泰和，分居各过。他兄弟二人仍然各自经营古董，也是张泰安时运不佳，一连买了几件假古董，在出手之时，被买方识破。买方很有势力，告到九门提督那里。这九门提督是简称，它的全称是“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”。所统率的军队，一部分是八旗的步兵，称为步军营，一部分是绿营的马步兵，称巡捕五营，掌管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安远、德胜、东直、西直、朝阳、阜成九门内外的巡警守卫等职。以亲信满族大臣兼任，步军统领衙门的执掌。除防守、稽查、门禁、缉捕之外，尚有断狱、编查户口保甲之权，因为它审理案件权与刑部相同，又加官署设在北城，所以也有“北衙门”之称。一个小小的古董商人，摊上这样的官司，那些在六扇门里混饭吃的人，还不把他当成肥肉，只用了一个“以假充真，坑害顾客”、不大不小的罪名，张泰安还吃得消吗？

俗话说得好，“衙门口，朝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”。张泰安只好各处花钱运动，等到官司完了，把整个买卖赔进去不说，还欠下一屁股的债，只好把老家的庄宅土地变卖了还账，只剩下薄田十几亩，

土房数间，家里穷啦，买卖也不能做啦，只好回家种地过活。

张泰安是富里生、富里长的，自小除了念书之外，就是打算盘、记账、做买卖还行，要说种地，可以说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荒年歉月不说，就是风调雨顺的年头，他那地里也打不了多少粮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张泰安对耕耩锄刨，一样也不懂，自然打的粮食就不够吃的啦。

幸得张泰安的妻子、张祥斋的母亲董氏，为人十分贤惠，吃得苦，受得累，除纺线、织布外，并做一些针线，拿到市上去卖。这唐官屯紧靠运河，是水旱码头，离天津又不远，做买做卖、来往的人很多，故而也能赚几个钱，来弥补生计的不足，不过还是过不去，只好到娘家拆兑一些，饥一顿饱一顿地对付着过日子。

他家人口不算多，除张泰安两口外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月峰，二的叫春喜，便是这个张祥斋，也就是后来的小德张。

在张祥斋 12 岁那年的春节刚过，他同哥哥月峰，一起到姑奶奶家拜年。他姑奶奶家也是个财主，

在姑奶奶家的院子里，看到一辆漂亮的大轿车子，簇藜车脚，老漆漆的车身，锃明瓦亮，红托泥布，支着燕飞、崭新的车围子，十分好看。张祥斋没见过这么漂亮轿车子，便想爬到车上看看车厢里是什么样子。正当他靠近车辕、想探身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叫喊：

“躲开！躲开！把车弄脏了！”

这个叫喊的人，是张祥斋他姑奶奶的孙子，他的表哥，名叫大杏。

“你就让他看看，又看不少什么。”张祥斋的哥哥张月峰说。

“不行，我就是不让他看，看不少什么，可是能看脏了。看你们家这个穷样，快给我躲开点，你们家八辈子也买不起这么个大轿车子。”大杏又大声地说了一遍。

别看张祥斋人小，可他不肯服这个气，当下还言道：

“大杏，你甭隔着门缝瞧人，把人看扁了，将来我发了财，买五套、买十套、买一百套比你家更大更漂亮的轿子。”

“呸!! 吹牛! 买一百套轿车子, 不要说你家买不起, 就是有人送给你家一辆, 你家在哪儿放? 送给你家大骡子大马, 你家拿什么喂它? 买轿车子。做梦娶媳妇, 心里想吧!”

张祥斋还想争辩, 可是一想, 也是呀! 真要有大骡子大马大轿车子, 在哪儿放呀! 他想不明白, 为什么有的人家穷, 有的人家富? 可是他对大杏那种瞧不起人的话, 依然是愤愤不平。在回家的路上, 他问哥哥月峰, 可是哥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到了晚上, 他钻在被窝里, 用他那明亮的大眼睛望着娘, 问道:

“娘,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家穷, 有的人家富? 这是什么道理?”

在那封建社会的一个家庭妇女, 能知道什么叫阶级剥削? 他知道的也就是三从四德和相信命运, 便说道:

“人家财主那是生来的命好, 所以就有福享, 咱们穷人生来的命不好, 就得吃苦受罪让人欺侮。”接着她又用事实来证明她说的话, 是十分正确的, 便又说道:

“比如咱家吧！你爷爷在世的时候，也是家大业大、骡马成群，比你姑奶奶家的日子还火爆呢！除了庄宅土地还有买卖，也是使奴唤婢，不然我还嫁不了你爹呢。”

说到这儿她停了一停，好像回想自己那刚刚到张家来、日子兴盛的时代。过了一会儿，她“唉”了一声说：

“唉！看起来还是命啊！自从你爷爷去世以后，咱家和你叔叔分居各过，论认字，论算盘，论识别真假古董的本事，你爹比你叔哪一点也不差，可偏偏就买了假货，买了假货也不要紧，可卖的时候又出毛病，这才闹了个倾家荡产。”

“你叔就没有买过假货吗？他也买过，可是人家的运气就好，不但出了手，还赚了钱……”

张祥斋他娘的话，勾引起张泰安的心事来，也就是把老疮疤又重揭了一下，能不疼吗？可他也听出了妻子并没有埋怨自己无能的意思，而是说自己的命运不好。张泰安也是受孔夫子教育很深，和相信命运的人，也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，是“获罪于天，无可祷也”，所以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并

没有说什么。

张祥斋的母亲听到丈夫叹气的声音，知道自已的话又勾起了丈夫的心思，他怕引起丈夫的难过，便不往下说了，给祥斋掖了掖被角，怕钻进风去，一边纳着自己的鞋底，一边嘱咐道：

“快睡吧！都跑了一天啦！”

怎么张泰安夫妇却有心思呢？因为从姑奶奶家回来之后，月峰把在姑奶奶家时大杏说的话，和中午待客的饭食都说了。这一天，他姑奶奶家去了好几门子亲戚去拜年，可是那些亲戚都是长袍短褂，坐车、骑马去的，表叔对他们近接远送不说，还是坐的上席，12个碟子，8个大碗，外加一个火锅，桌上都是鸡鸭鱼肉，还喝各色各样的酒，这些东西让张祥斋哥俩连名都报不上来。

可是对祥斋他们呢？表叔连瞅也不瞅，只是表婶招呼了一声，让他们和大杏玩去，还憋了一肚子气。吃饭的时候，单给他们摆了一张小桌，说是小孩子上桌子，油汤滴滴嗒嗒，怕弄脏了衣裳，可是大杏比月峰还小，还是照样和客人坐在一起，上大桌子了。只是姑奶奶给了祥斋20个大钱，说：今年

再给一次，明年过了12岁，就不再给了。

月峰把这话一学说，张泰安能不生气吗？便说道：

“狗眼看人低，明年我带你们去拜年，看他让不让上大桌子？”

祥斋的娘，知道自己的丈夫自从做买卖赔钱之后，经常生闷气。俗话说得好，气是百病之苗，吃不了多少东西，整宿整宿地不睡觉，一是觉得这买卖赔的冤枉；二是没有力量再恢复原来的气势；三是处处遭人的白眼。他是又气又愁，便闹了一身病，这就应了那句老话，面黄肌瘦，皮里抽肉，最后瘦得皮包骨头，脸像个死人似的，连走道的劲都没有，一阵风就能把他刮一个跟头，这样的身子，述经得住生气吗？于是她劝道：

“孩子他爹，你也不用生气，谁没有3年背运，刘秀就走过国，刘备也曾兵败徐州，把老婆孩子全丢了。你比刘备还强呢，我和月峰、春喜都守着你，过几年孩子大了，咱挣上俩钱，凭你的字文、见识，不怕咱们的好日子回不来！”

董氏说的本是给丈夫开心的话，张泰安也明白

妻子的心思，便不再说什么了，这事也就过去啦。刚过了年，天还冷，张泰安和月峰、春喜，都早早地钻了被窝，只董氏在灯下纳鞋底，她想趁着天气还冷，赶出两双大鞋来，等到2月里一开化，人们要脱掉棉靴换鞋子的时候，好卖个大价钱。张祥斋心里有事睡不着觉，提出了人为什么有穷有富的问题。

对母亲的解答，张祥斋听了似懂非懂，可是他不甘心让命运去捉弄，去摆布，于是又问道：

“娘，你说穷人能不能发财广祥斋他娘早把方才说的话，放在脑后了，”便说道：

“穷人发财，难哪！一不认字，二没本钱，上哪儿发财去。远处的不说，就咱这唐官屯，有上万的人，谁不想发财，可是有几家财主？不还是穷人多吗？还是那句老话，长坏了什么，也别长坏了命，命里该着受穷，谁也没法，要不说君子不与命争呢？你就忍着吧！”

张祥斋对娘的话，并不满足，于是又问道：

“娘，难道穷人就没有发财的？”

“没听说过哪个穷人发财了，能混上个不挨冻、

不挨饿，就是一好百好了，上哪里去发财呢？”

张祥斋不服气地说道：

“我就不信穷人不能发财，财主也是两只胳膊两条腿一个脑袋，比穷人也不多什么，怎么他们就能发财呢？就是娘不知道罢了。”

被张祥斋这么一说，他娘还真动了脑筋啦。她想，孩子想发财是好事，比光想吃好的不干活强，于是就把脑子转开了，她想想出个原来穷、后来发了大财的人。尽管她搜索刮肠，就是想不出来。于是笑着说道：

“穷人要发财，那可是真比上天摘星星、下海捞月亮差不多，不过也有发了财的，除非是当皇差，才能发大财，不然是发不了财的。”

“什么叫当皇差呀？”张祥斋不解地问道。

“当皇差，就是伺候皇上，伺候娘娘。”

“那么我也去当皇差去。”

“傻孩子，当皇差能说去就去吗？得割了老公才行！”她笑得更厉害了。

“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叫割老公呀？”张祥斋又不解地问：

“割老公就是净了身的人。”娘解释说。

“什么叫净身呀？”张祥斋更加不懂了。

“看你这孩子，可真傻到家了。”母亲又笑了起来，善良的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儿子为了发财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而是当作说闲话，哄孩子，一边笑着，一边把手伸到被窝里，用手摸着儿子的小鸡子和蛋说：

“割老公，净了身，就是把这牛牛和蛋蛋都割了去，也就甭娶媳妇抱小子啦！”

张泰安根本没睡着，听到这里便插话道：

“跟孩子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皇差也不是什么好差使，发了财的有几个？还不是老了轰出宫来，去蹲庙杓晃。”

“跟孩子说着玩呗，他钻了被窝不睡觉，胡蹬乱踹，踹破了被里还得补，说个笑话让他老实一会儿。”

别看张泰安拦着，不让自己的女人往下说，但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净身进宫去当老公，所以也没往下说什么。

可是张祥斋还是不满足于母亲的这些答复，又